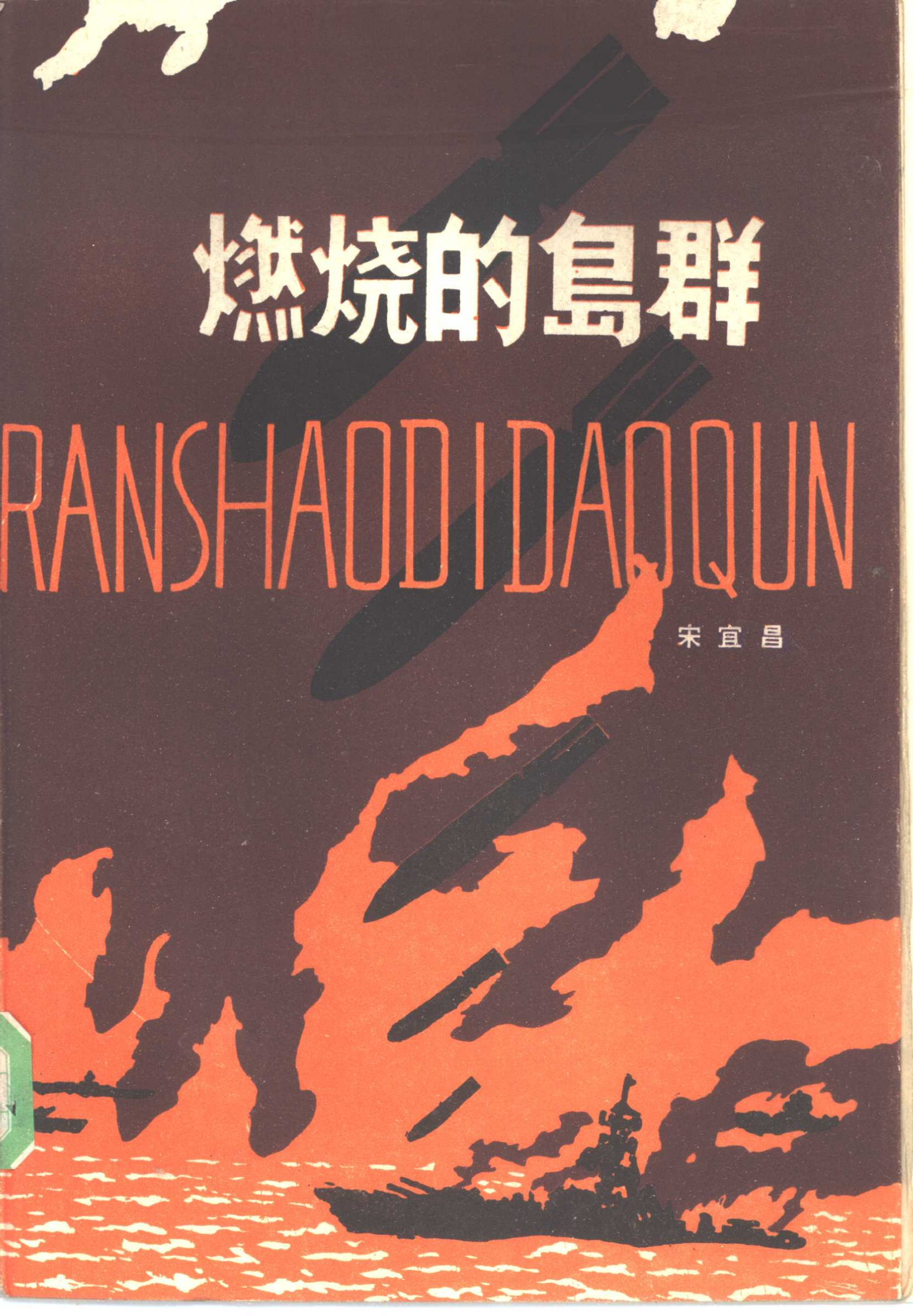


燃烧的岛群

RANSHAO D IDAOQUN

宋宜昌



燃 烧 的 岛 群

(上)

宋 宜 昌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燃烧的岛群

(下)

宋宜昌

山西人民出版社

燃 烧 的 岛 群
(上 下 两 册)

宋 宜 昌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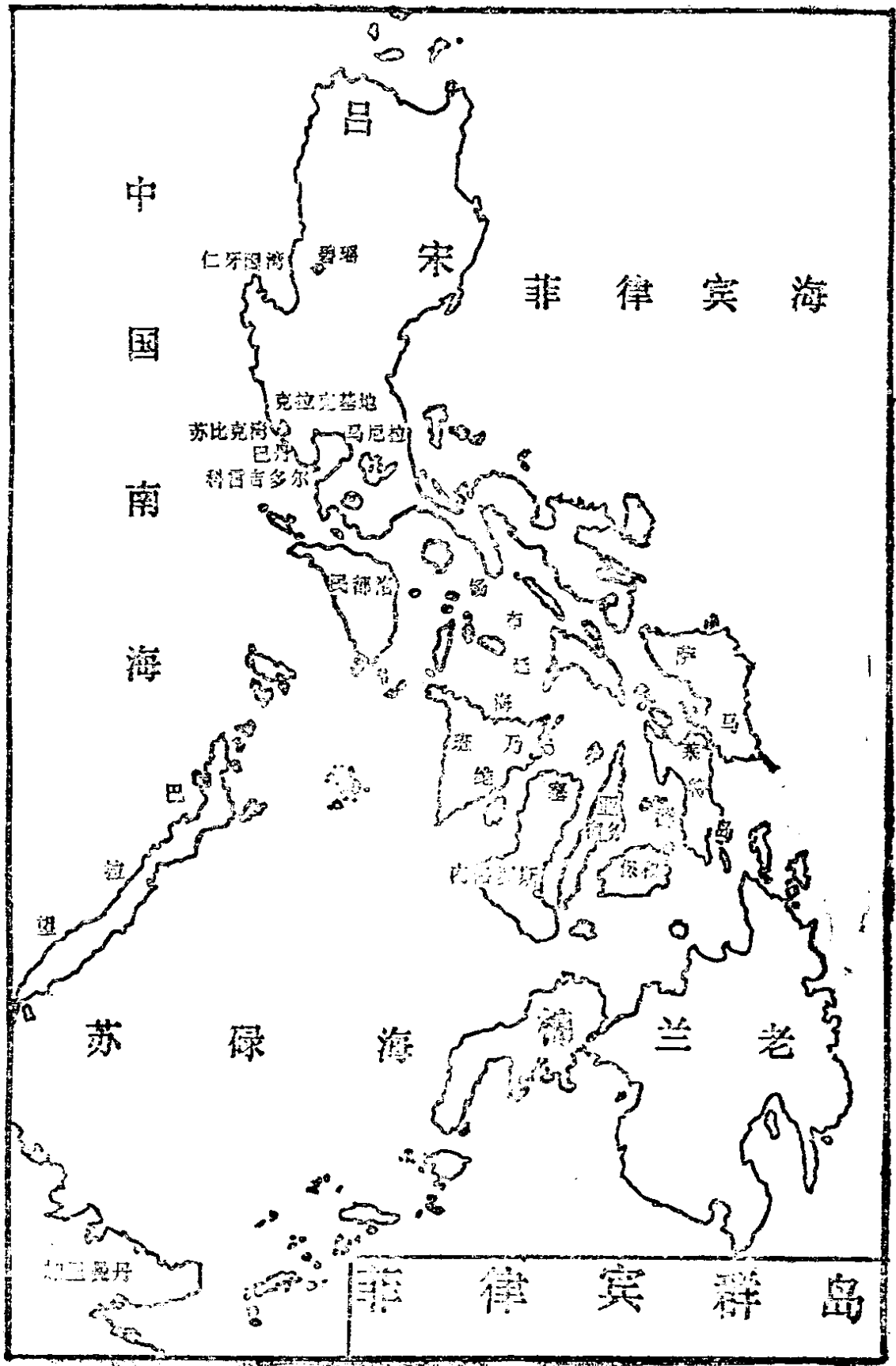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9 字数: 688 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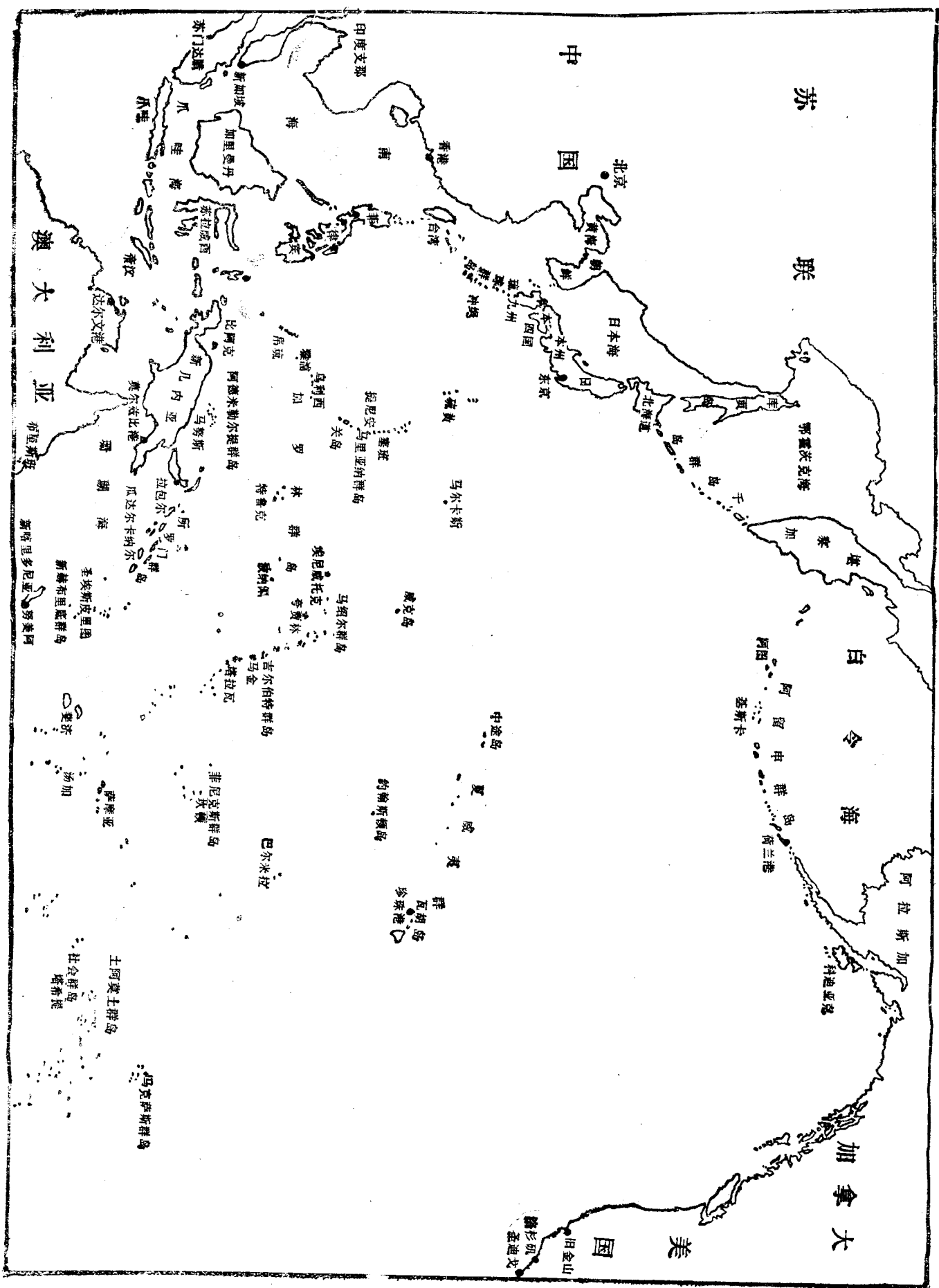
印数: 1—70,000册

*

书号: 10088·912 定价: (两册) 5.05元



太平洋地形图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失意的恺撒.....	(1)
第二章	反攻.....	(22)
第三章	地狱之口	(60)
第四章	徘徊.....	(128)
第五章	塔拉瓦环礁.....	(187)
第六章	大洋两岸.....	(312)
第七章	沿着密克罗尼西亚推进	(404)

下册：

第八章	横扫塞班.....	(465)
第九章	“我回来了！”	(584)
第十章	燃烧的冲绳	(734)
尾 声		(940)

第一章

失意的恺撒

1

菲律宾，马尼拉湾。

太阳沉落在中国南海下面好一阵儿了，科雷吉多尔岛的马林达山峰挡住了最后几抹余辉。大片大片的乌云封住了黄昏的天空，使夜色来得又早又阴沉。科雷吉多尔岛像一只蝌蚪，横在马尼拉湾的入口处。“蝌蚪”的尾巴，正掩映在山峰的阴影里，叫做奎南安岬。海岬南岸是一个小海湾，海湾中有座唯一的栈桥。这就算个海港了。战火已经波及到海港，浅水处躺着底儿朝天的轮船，栈桥也大半遭到焚毁，只剩下焦黑的残桩。

马尼拉湾之夜是静谧的。只有远方的枪声和巡逻兵的脚步声偶然打断热带昆虫的鸣叫。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了。他足有六英尺四英寸高，身板挺得笔直，穿着军便服。他的五官端正威严而富于表情。他的身体里似乎充满了精力，演员和军官的动作兼而有之，显然是一个最标准的老职业军人。这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他虽然有一个昵称叫“道格”，可是除了马歇尔上将这么叫他之外，谁也不敢当面称呼。他的部下习惯于管他叫“将

军”。

“将军”此时此刻非常懊丧。

他强抑着自己潮水般的感情：沮丧、失望、痛苦、无能为力。他尽量摆出冷峻淡漠的样子，向残破的栈桥走去。那里的船桩上系了一艘摩托鱼雷艇，日本人管它叫“绿龙”，麦克阿瑟将乘它离开菲律宾。他已经成了败军之将。

六年前，他和罗斯福总统闹崩了，辞去了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应菲律宾总统奎松之邀，来到了他的“第二故乡”。美西战争时代，他父亲亚瑟·麦克阿瑟准将曾在马尼拉作战。因此，他对菲律宾有一股特殊的感情。他负责训练和指挥菲律宾军队，在这个东南亚前哨海岛群上，他深深感到日本人军事压力的沉重。

他运气很坏，还没着手部署防务，日本人就先动了手。马尼拉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八个半小时后，从台湾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包括十八架B-17型重轰炸机在内的半数美菲空军毁于一旦。没有空军，他无法防守吕宋。两天后，两支日军部队从北吕宋的阿帕里和维甘镇登陆。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越密林和溪流，向南方进逼。十二月二十日，本间雅晴中将的日军第十四军又在吕宋西海岸的仁牙因湾登陆，沿着中吕宋平原和岛上唯一的窄轨铁路，杀过克拉克基地、安赫莱斯市、圣费迪南多，直扑马尼拉。麦克阿瑟匆匆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的城市”，率军退守巴丹半岛，最后死守巴丹半岛南端的科雷吉多尔岛。退到这儿，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送行的人渐渐聚齐。人们都知道，“将军”奉罗斯福之命，将前往澳大利亚，组织全面抗战。他在墨尔本比在这里更重要。

然而，开战以来，经过了九十四个紧张、疲劳的日日夜夜，有“将军”在，有他那声势虎虎、信心坚定的音容笑貌在，巴丹的官兵就相信防线固若金汤，日本兵并不可怕。如今，他要走了，大家感到形单影孤，像一群被遗弃的孤儿。

麦克阿瑟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话别。他的感情是热烈的，连军人们也掉了泪。他的妻子简·费尔克劳斯·麦克阿瑟夫人跟在他后面，也同送行的人们告别。经过那么激烈的轰炸、战斗、行军和战壕生活，简依旧是那么窈窕轻盈、楚楚动人。她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和一件外套，手中提着一个提包。简身后是勤勉、仔细的中国媒姆阿周。阿周拉着小阿瑟——麦克阿瑟和简的儿子，道格唯一的宠子，全家的帝王。小阿瑟穿了一件蓝色的水手夹克，手里拿着一只六英寸长的玩旧了的玩具汽车。

一个中等身材的海军军官从鱼雷艇舱中钻出来，用棉纱揩净双手，顺着跳板登上栈桥。他数了数麦克阿瑟一行的人数，又估量了一下他们的行李，嘴里咕噜了一声。

他来到“将军”面前，行了一个军礼：

“乔尼·巴尔克利上尉向您报到。我是第三鱼雷艇中队长。本中队共有四艘鱼雷艇。其中PT-32号、PT-34号、PT-35号在马尼拉湾外巡逻。本艇PT-41号是旗舰，标准排水量三十五吨，航速四十节，引擎已经超过了大修期，实际只有二十三节。乘员十二人。”

他再次打量着乘客们的行李，终于又开了口：“将军，本艇最多只能搭载十人，每人只能带一个手提袋，不能超过三十五磅。否则航行很危险。”

麦克阿瑟往前走了一步，拍拍海军上尉的肩膀：“巴尔克，你瞧，我只有四个人，三只手提包，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拿。”他

苦笑了一下。“连刮脸刀片都要借你的了。他们都是送行的。他们不走，他们还要在巴丹作战，在科雷吉多尔作战”。

一名水兵张罗着，把简、阿周、四岁的小阿瑟一一扶到舱里坐好。鱼雷艇的引擎低吼了几声，越来越响，终于运转正常了，在沉静的海湾中格外响，仿佛一匹烈马在向将军狂嘶：快走！

麦克阿瑟似乎还舍不得走。他来到最后一个送行者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将军”的眼泪流下来。月亮偶然钻出阴云，冷清的月光映出他的泪花，但他没有擦。那人是乔纳森·文莱特少将。

文莱特将军没有穿军装，只穿了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骑兵皮衣。他如此高大、削瘦，仿佛一张皮蒙在一副庞大的骨架上。麦克阿瑟觉出来气氛过于凄凉，强颜一笑。那勉强的笑容就这么呆板地挂在脸上。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递给文莱特。木盒中是奎松总统送给他的雪茄烟和他自己的两管剃须膏。文莱特接了过去。麦克阿瑟想起一个月前，奎松总统搭美国潜艇离开菲律宾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地送给他一个有自己印章的戒指。奎松亲自把它套在麦克阿瑟的手指上：“当您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会让人们知道，您是为我的国家而战死的。”

栈桥离别的悲剧色彩太浓了。“将军”不理睬启动了的鱼雷艇，拉着文莱特离开码头。离码头不远的山坡上密覆着热带雨林，风吹不透那些被藤蔓缠住的桉树、榕树和桃花心木。雨林边上有一家灰色的农舍。夜静极了。走的人和留的人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日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菲律宾群岛，并且封锁了马尼拉湾。麦克阿瑟和文莱特的生命都系在一根游移的蛛丝上。死神就在他们身边。

麦克阿瑟再次握住文莱特的手，他俩相处多年，十分投契。

“如果你同意，我走之后，我的全部军队归你指挥。你会成为一颗新星的。”“将军”把军权交给他的部下、北吕宋部队司令官文莱特。这实在不是一桩美差。日军的残忍，早为人所共知，留在科雷吉多尔的下场肯定不会美妙。然而，文莱特却点点头。麦克阿瑟继续说：“乔纳森，你了解我。我一到澳洲，立刻会不断地上诉罗斯福总统，陈言巴丹的逆境。在我尽一切力量唤起美国舆论期间，我恳请你尽一切努力在此地坚守下去。”

文莱特停住脚步：“那是当然的。”

“如果我能从澳洲反攻，”麦克阿瑟仿佛不是身陷孤岛重围，而是站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上发表演说。“我立刻就会回来。我要用我的全部心智、权力和影响来干这件事，这也是我唯一的事。那时候，你应该还在。”

文莱特将军毫无表情地回答：“只要我们的军队还活着。”他突然扬起眉毛，轻声问：“将军，您将反攻吗？”

麦克阿瑟斩钉截铁地回答：“而且要回到巴丹！”

他说完，热烈地拥抱了文莱特：“再见吧，乔纳森。当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巴丹，我会授予你中将军衔。”

“只要我活着，我会在巴丹的。”文莱特机智的话并没有给他俩带来幽默感。他们本来都想回避那个悲剧性的结果，绕来绕去，还是碰上了。他们沉默着，又返回栈桥。

麦克阿瑟终于登上了鱼雷艇，站在甲板上，抓住铁栏杆。缆绳解开了，摩托鱼雷艇怒吼着，扬起很高的尾浪，划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朝马尼拉湾外驰去。东风强劲，海浪滔滔，小艇颠簸得厉害，浪头打进舱口，把里面的人淋得湿漉漉的。“将军”全身都湿透了，但他连动也不动。

麦克阿瑟不顾狂烈的海风，久久地注视着科雷吉多尔的山岩。在那个长三英里、最宽处一英里半的小岛上，留下了文莱特和数万官兵。在深邃的马林达隧道里，还存有成千吨军用物资。修筑了多年的“军舰岛”还能坚守住。然而，他还能重返巴丹吗？

日军的入侵狂潮正在高涨。美国刚投入战争，物资、精神上都缺乏准备，人人追求物欲，国家醉生梦死，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仅有的一点军火和兵员，又根据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都运到英国去了。他拿什么打回菲律宾？他是一个失败的将军，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重返巴丹，只是一个遥远的、玫瑰色的梦幻。

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恺撒，一个失意的奥古斯都，一个前往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往事俱成烟尘，统帅百万雄兵的麦克阿瑟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麦克阿瑟。现在他手头没有一兵一卒，妻子、儿子，身家性命全在日本舰队虎口之中，能否出逃，尚在未定之数。

“将军”的脸像纸一样苍白，牙关紧咬，嘴角在抽动，奔放的感情终于冲决了理智的闸门，在他周身激扬。麦克阿瑟举起他嵌着金穗的将军帽，朝在暗夜中消失的科雷吉多尔岛方向，用力挥舞着。

2

PT-41号鱼雷艇驶出马尼拉湾以后，同第三中队的其余三艘鱼雷艇完成了编队。然后，巴尔克利率领着这支小舰队向西航行，进入中国南海。漆黑的夜、浓重的雾，掩护了巴尔克利的小舰

队。从逃亡者来讲，天越黑越好。然而海浪就不那么客气了，十五英尺到二十英尺高的巨浪冲击着鱼雷艇，巴尔克利的“绿龙”像软木塞一样在波峰浪谷间颠簸。鱼雷艇实在不是远洋航行的船舶。简、阿周和小阿瑟全晕船，呕吐不止，十分痛苦。只有麦克阿瑟还立在甲板上，任凭风吹浪打，一动不动，好像一具无生命的锡兵。

他究竟什么地方错了呢？前陆军参谋长深刻地在反省。难道没有做好准备吗？他利用了六年里的每一天，组织，训练了二十万菲律宾联邦军队，采购了飞机、野炮、枪支和鱼雷艇；他做了大量的努力，修筑工事，防御海滩，计划破坏每一处道路和桥樑——在吕宋，悬崖山涧之间的桥樑历来被视为生命线。然而，这一切措施在日本人的致命一击之下，竟会像纸糊的大厦一样轰然坍塌。

巴尔克利上尉没说错，PT-41号的引擎已经超过了大修期。正需要它振翼奋飞的时候，它却吭哧了几声，停转了。PT艇有三台莱特型汽油发动机，巴尔克利早已经做了准备。轮机兵打开防爆灯，忙活了一阵子，机器终于又响了，一行人重新上路。

也许，他什么都错了。他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他虽然并不把美国报纸上对日本兵的蔑视当真，什么“黄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士兵好像又脏又绉的牛皮纸包裹，军官挎着和身高极不相称的战刀，仿佛一具玩偶”等等。他是军人，知道日本关东军早在一九三一年就投入了战斗；一九三七年，几乎所有的日本陆军都在中国战场上获得了实战经验。但他还是低估了敌人。相反，却高估了自己。实际上，他的菲律宾军队装备太差，没有足够的野炮，没有足够的弹药，没有值得一提的空军，只有象征性的海军。他的士兵都是临时雇来的亚洲人，

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有空就打盹，有钱就吸鸦片，枪响就作鸟兽散。对他们来讲，认为被日本人占领和被美国人殖民是一样的，就像美国人殖民同西班牙统治一个样，他们才不为远道而来的白人卖命呢。而这些到海外服役的白人又会为谁效死呢？

为什么中国战场能把日本人牵制那么久，使日军陷得那么深，日军统帅部会如此深感失望，而要向南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开刀呢？他颇为困惑。

他远离美国本土一万英里，就是那片自己的土地，也远不是那么友好，那么可靠。罗斯福不信任他，是他的剋星。没有那个小儿麻痹患者，他说不定会入主白宫。“恺撒笑，庞培哭。”现在罗斯福笑，该轮到麦克阿瑟哭了。罗斯福一定会放弃太平洋战场，反攻遥遥无期，他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句戏言……

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看到鱼雷艇前甲板上有两堆黑糊糊的东西，占了很大地方。他沿着甲板往前移动，问一个值勤的观测兵：“那是什么？”

“伪装的大炮，三英寸和八英寸的大炮。”水兵用手指敲敲那些空洞的胶合板。“夜间从远处看，日本人会以为我们是一艘轻巡洋舰。”

麦克阿瑟认为，它们除了给舵手挡挡海浪外，并没有什么大用。但他不吭声，海军有海军的传统和规矩，他作为乘客，最好还是别过问。

日本人似乎没想到麦克阿瑟会只身出逃。他们比美国人还相信麦克阿瑟“誓与巴丹共存亡”的豪言壮语。美国报纸和广播，这些天连篇累牍地宣传“将军”的话：“我决心战至巴丹被毁灭为止，对科雷吉多尔我亦持同样见解”。“妻子和我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撤退，我们喝同一杯水，同生死，共患难。”日本海军的防

御稀松，一夜平安无事，巴丹已经落到相当远的地方了。然而，由于天黑浪大，引擎故障，巴尔克利的小舰队比预定计划落后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实际上无法在塔加岛过夜了。

突然，PT-32号鱼雷艇发出微弱的灯光信号：“发现敌人驱逐舰。”为了掩护麦克阿瑟逃出敌人封锁圈，PT-32号艇艇长舒马切尔中尉决定挺身迎敌。他下令把堆在鱼雷发射管前的汽油箱掀到海里。采取这个措施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有这些汽油，PT-32号就开不到航程终点的棉兰老岛，最终会被日本人俘获。但舒马切尔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

舒马切尔的鱼雷艇直驱向前攻击敌舰，其他艇继续前进。结果，原来舒马切尔中尉看到的亮光是一群鱼的磷光，一场虚惊。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夜晚和十四日黎明之间，第三鱼雷艇中队的官兵，似乎人人都得了精神病。

天终于亮了，海雾被风吹散，露出了蓝天。这天是星期四。艇队在一个小岛岸边停下来，在一条小河叉里抛了锚。借助树荫实行隐蔽。PT-34号艇在夜海上迷了路，拉在艇队后面很远。但是当它赶到的时候，艇长肯利中尉非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原来，其他艇上的汽油消耗远远超出预计，只有肯利艇上的备用汽油一滴未用。

白天无法赶路，如果被日机发现，大家都在劫难逃。小岛的海岸上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开着美丽的野花，景色迷人。但巴尔克利上尉却不许任何人上岸，连又打又闹的小阿瑟也不例外。他对这孩子另有妙着。原来，PT-41号艇的厨师养了一只小猴子，他把它牵出来给小阿瑟玩。孩子立刻被迷住了。他问巴尔克利上尉猴子叫什么名字，得到的回答是：“东条大将。”

太阳在黄道上爬得很慢。军官们在狭窄闷热的船舱中烦躁不

堪。麦克阿瑟无法在甲板上习惯地踱步，坐在信号兵的座椅上一言不发。巴尔克利告诉他，艇队的时间表已经拖后了两个小时，他们无法按时赶到塔加延岛了。乘在另一艘鱼雷艇上的海军上将罗克韦尔，专门告诫“将军”，由于没法指望美国潜艇接回他们，不能按时赶到塔加延岛，就会推迟一天到达棉兰老岛。战况瞬息万变，日本飞机随时可能炸毁棉兰老岛上卡加延市的德蒙特机场。等待他们的B-17轰炸机只好在星期五日出之前起飞，把“将军”他们丢下来，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东京玫瑰”，可憎的爱芭·户栗·拉基诺夫人一直在嚷嚷：“让我猜猜怎么处置麦克阿瑟将军，大概会把他关在铁笼子里，拉到王宫前广场上斩首示众吧。”

麦克阿瑟面临着抉择：是不是应该在白天赶路，抢点到达塔加延岛。然后在夜间准时赶到棉兰老。本来，这是海军的事情，然而全艇队所有的人，都为了他能逃出菲律宾而不惜牺牲一切，所以决定要他来做。对于一个职业军人，冒险本为寻常之事。关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值不值？

如果他们大白天在民都洛海峡航行三小时，无论敌机敌舰，一旦发现这支艇队，就意味着全军覆没。“将军”显得很犹豫，倒不是他怕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尔奴突出地带战役中，就领教过死亡的滋味了。他获得了成堆的银星奖章、特殊十字章、法国武勋十字章，都是从枪林弹雨的恶战、甚至短兵相接的肉搏中挣来的。问题在于，他对海上的战斗，像对空战一样，一窍不通。他冷静地想了想，想找出帮他渡过千难万险的直觉来。他也有点儿怀疑自己引以为荣的军人的直觉了。吕宋战败，巴丹战败，直觉似乎也靠不住了。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再迟机会就丧失了，他终于开了口：